

國學基
本叢書
明

書

七

國學基本叢書

書

明

(七)

傅維鱗纂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書卷八十三

志二十

食貨志三

漕糧○漕糧者歲起東南米四百萬石以仰給京師者也。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東。未有漕運。永樂元年始河運兼用水陸。至六年猶河海兼運。十二年定會通河漕運。至十六年猶仍民運。宣德二年始軍民並運。五年始令民糧兌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量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成化十年并民運赴淮。徐臨德四倉轉解者亦與官軍改兌加耗給費。如前兌例。歲額正糧四百萬石。定於成化八年內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七十萬石。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倚此以爲命。且京城編民必藉此而後腹果然。每歲入京倉者二百一十餘萬石。入通倉者百有餘萬石。入天津薊密昌平倉者約六十餘萬石。萬歷初太倉積米至千有五百餘萬石。庶幾王制數年之富矣。後多改折或以河工截用或以災傷題留。於是漕米漸耗。萬歷中入米僅二百萬之內外而出米則三百五十萬餘。往往出浮於入。大抵改折愈多則耗益日甚。況官軍人等之月糧每歲四月十日支折色以庫藏匱乏而通給本色歲多支米六十餘萬石。至萬歷三十年京倉存米祇四百四十餘萬石而已。因黃堍王家口諸河役費水衡金錢不

貲。河臣乞留漕米以濟。而戶部力爭以爲不可。旣而上俞。河臣曾如春奏。暫借淮揚馬價。及兵操船料二十萬兩。乃南兵尙書臧惟一深以留都空乏爲憂。謂兵農各有職掌。典衣典冠。難以侵越。上不報。至崇禎中。亢暘爲厲。漕河水涸。而糧船私貨之禁厲。急公者少。加之東南荒歉。漕糧至京者不過十之六七矣。其數則應天府兌運米一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八千石。蘇州府兌運米六十五萬五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四萬二千石。松江府兌運米二十萬三千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常州府兌運米一十七萬五千石。鎮江府兌運米八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二萬二千石。廬州府兌運米一萬石。鳳陽府兌運米三萬石。又徐、淮二倉改兌米三萬三百石。淮安府兌運米二萬五千石。又淮、徐二倉改兌米七萬九千一百五十石。揚州府兌運米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七千石。寧國府兌運米三萬石。廣德州淮安倉改兌米八千石。徐州兌運米三萬石。又本州倉改兌米一萬八千石。浙江兌運米六十六萬石。又徐州倉改兌米三萬石。江西兌運米四十萬石。又淮安倉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湖廣兌運米二十五萬石。河南兌運米二十七萬石。又臨清倉改兌米一十一萬石。山東兌運米二十八萬石。又臨、德二倉改兌米九萬五千六百石。

太倉銀庫○制。是庫受天下麥米諸折色。與鹽餉諸銀之所委輸。以備內供。以給官府。以餽邊餉。以充百用者也。國初爲暫寄支銷之地。後漸有所積。而萬歷三十年。戶尙書趙世卿歲計錄。原額銀四百五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奇。內除徑解邊者百有七萬有奇。而實收三百四十四萬有奇。嗣後因中外多故。災祲

頻仍。原額有改本色備邊者。有留充兵餉者。有別項那用者。有中使侵奪者。於是損額數十萬。且屢年徵解弗完者。動至百數十萬。司計者極意搜求額外。則有若開納事例。或漕糧改折。或稅契撙節。或新增屯地。或節省公用。或吏承納班。或缺官柴馬。或隨漕折席。或扣追優免。或抽扣工食。或新增鹽課。或曠餉積餘。或帶徵逋欠。或算除月糧。其於搜括之路。竭盡無遺。而出浮於入。額內外皆然。而額外尤甚。計額內之出也。九邊年例。歲約四百萬。竭一歲之入。已不能支。而供用庫之香蠟。惜薪司之糯米。京官之俸折。光祿太常之果品牲畜。修倉庫夫之米折。昌平之協濟。寶鈔司之草。諸草場之草。兵部之筏夫。酒醋局之麥豆。光祿之廚料。神樂觀之舞生。禮部之夷賞。器皿廠之麥。內庫之召買。京衛官軍之布絹。諸額內之出。約七十萬。若大軍之需。珠寶之貨。或百餘萬。或二百萬。皆額外出也。歲歲如此爲恆。況逋欠數多。天下擾攘。至於宮殿府第亭榭之工。婚禮之需。動輒數百萬。而太倉告竭。遂議那借。季年老庫去積銀八百餘萬。罔寺去積銀九百餘萬。及事至倉卒。上下蒿目。而議已無可如何矣。噫。

各鎮正餉○考自洪武永樂至弘治初。沿邊止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鎮。軍士四十餘萬。經費轉餉。惟是屯田民運京運銀。不過四十三萬餘兩。弘治以來。固原薊州昌平密雲易州永平真保相繼列鎮。沿邊官吏軍卒。約六十五萬有餘。後列井陘臨洮兵將漸增。末年多騶入。兵將日增。環京而陣者三十餘萬。而他鎮增內監視及漢夷官軍。不下數十萬。益不支矣。計萬歷中歲例。薊鎮五十九萬九千五百兩有奇。永平三十三萬四百兩有奇。密雲五十三萬四千五百兩有奇。昌平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

易州二十萬七千三百兩有奇。井陘一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宣府九十二萬四千兩有奇。大同如之。山西五十六萬九千四百兩有奇。遼東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延綏七十四萬七千兩有奇。寧夏三十一萬一千二百兩有奇。甘肅五十九萬四千七百兩有奇。固原四十八萬五千六百兩有奇。而腹裏各督撫鎮標官兵各餉於其地。其數更巧歷之所不能窮也。

土貢○天子玉食萬方。而牲牯除戎之備。無不需焉。除四夷之貢。各載於其國。而制進牲畜。豬一百六十口。羊二百五十隻。肥豬一萬八千九百口。縣羯羊一萬七百五十隻。鵝三萬二千四十隻。鷄三萬七千九百隻。純色牛犢四十隻。皆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北分解順天府上供。至飲膳。則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福建共進芽茶四千二十二觔。歲辦野味一萬四千四百九十四隻。活鹿三百九十七隻。天鵝六百二十隻。黃魚三百尾。魚鮮七十桶。及乾鯉、鯉魚、筋肚各五十把箇。而南京起送。則有筆料十萬。鮮梅四十扛。枇杷四十扛。楊梅四十扛。鮮筍四十五扛。第一起鱖魚四十四扛。二起如之。鮮藕、荸薺、橄欖等物五十扛。木樨花十二扛。石榴、柿子四十五扛。柑橘、甘蔗五十扛。醃菜、臺等物一百三十罈。糟筍一百二十罈。蜜煎櫻桃諸物七十罈。乾鱖一百二十罈。紫蘇糕諸物二百八十四罈。木樨煎等物一百五罈。鵝鵝等物十五扛。薑芋等物八十扛。十樣果一百四十扛。香稻五十扛。苗薑等物一百五十五扛。至工部需用雜皮三十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張。麂皮三萬四千八百張有奇。狐狸皮四千二百張有奇。虎豹及奇獸諸無限額。翎毛則各處歲辦至二千二百二十七萬六千五百根有奇。而諸如牛、筋、牛角、膠、礬、飴、錫之類。皆不可勝

紀洪武十五年。工部以營造需青綠。請令民採辦。上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部臣以所貯不足用。令民採辦。而給以價。上曰。但知給價。有司急於取辦。未免過嚴督責。吏卒蚤緣肆貪。所得之值。不償所費。豈可重困吾民。永樂二年。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產五色石。可爲器用。上曰。此僥覲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荒。百姓困苦。又豈可以此擾民。大約官取一物。則百姓受一害。而以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物。累民命。命斥去之。已開平衛卒蔣文靈上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物料。多強取於民。而諸非土地所產。多方徵求。以致百姓傾家而買應。乞禁勿取。上從之。九年。溫州貢礬。乞附載海舟。上曰。欲何用。工部對曰。染布。上曰。以染布而勞民於數千里之外。其免之。布勿染而製衣可也。仁宗卽位。諭工部曰。古者土賦隨地產。不強其所無。比年需用一切。聞所司不究物產之地。一概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斂金幣。詣京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時射利。物價踴貴。加以不肖官吏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滋中飽。此後必確訪所產之地。計值市。有仍蹈故習。科派毒民者。罪弗宥。三月。罷徐州等處羊毛。七月。戒有司勿益上損民。九月。上以鹵簿需鯊魚皮。有請令京民買者。喟然曰。魚出於海。而責之京民。是問魚於陸也。不可。工尙書吳中言。造御用器物需材。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務從朴素。其餞金龍鳳諸器。酌裁之。宣宗卽位。詔罷買諸物。內使山東清軍大理卿湯宗濟。南諸處旱荒。乞罷買物料。工部上言。爲陵寢急需。上曰。山東之民。祖宗之民也。艱難如此。祖宗所不忍。可以苛急擾耶。其悉停罷。三月。禮部奏。有言中條山產膽礬。

令有司採進。上曰：古之人惟欲民富，凡山澤之利，皆弛其禁，若磬可利民，聽其自採，勿禁。四月，免陝西漢中運茶及採紅花茜草之類。二年，四川縣竹奏歲辦皮張，昔以地荒林茂，人少獸多，易捕捉，而今則否，乞賜寬恤。上曰：田野闢，人民衆多，雖此物資國用，若果難得，其減半上聞。太醫院奏尙衣監於福建取辟蟲香二萬斤，上曰：此非急務，奈何以許多困吾民，可減十之七。四年，敕六部都察院力清召買之弊，其騙要財物及害民事體，奏聞必罪之。景泰四年，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侍郎耿九疇上言：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日之事，無乃類是。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上不從。成化十四年，罷浙江收買花木。十八年，遣太監王敬等往南直隸、浙江、江西等處收置玩好。直隸巡撫王恕切諫之，不聽。十九年，以鎮守內臣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南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而凋傷國本，爲害反大，不報。而其時太監梁芳弟千戶梁正在鄉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大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調去。民如去父母。弘治元年，甘肅巡撫羅明極言：鎮守分守內外，以貢獻方物、犬馬珍奇害百姓及番人，上命罷之。六年，以災傷免造上元燈。九年，免徽州辦銀硃諸料。十三年，太監李興奏請燈節治煙火，給事中張文奏以爲李興導欲獻諛，爲聖德累，而當國計者復不能爭，臣不知何以爲心。況今年吳、楚、徐、淮巨浸滔天，山西、陝西亢旱尤甚，軍需出百民力告竭，虜患雖寧，窺伺未已，加以雲南思陸之爲變，兩廣猺獞之貽患，荆襄流民之嘯聚，江南白晝劫奪，萬一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其憂蓋有不可言者，豈可謂天下無事而恣宴樂乎？臣謂停免以其費給軍餉，工部覆減其半，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

燈節費。尙書周經執不發。再取竟不與。上笑而止。十六年。上諭工部曰。各處災傷重大。人民艱窘。派辦修理器皿諸物。俱停罷之。正德中。遣太監張昭往甘肅捕土豹三十隻。進大內。巡撫曹元諫不聽。十六年。世宗卽位。詔卻諸貢獻及額外之征。嘉靖二年。給事中汪應軫奏革京城鋪戶。從之。四年。以造龍牀及御用等器。太監黃錦奏往南京取物料。工部執奏。上竟從錦所請。三十年。上命戶部市龍涎香。久未得。怒曰。梁材欺怠。不以朝廷之用爲急。存無上心。豈人臣耶。復諭市龍涎香。責尙書孫應奎甚力。初麻城人吳尙堯詐稱中書。僞爲陶仲文人。於雲南取龍涎。至則於石洞懸崖間。役民百計梯緣而求。病死者衆。一石穴中取物二條。云是龍涎。見有鱗甲異物。風雷變態之狀。遂聳動大吏。爭相餽遺。事聞。逮論斬。三十年。福建及廣東各進龍涎香一斤。有奇。四十一年。上諭內閣。數年訪求龍涎。僅得數斤。昨燬於火。命差官市之。復別購海暫香及雜香數百斤。戶尙書高燿購得龍涎香八兩獻之。上大悅。命給賞銀七百八十兩。加太子少保。其時供用庫火。內官暨盛等奏被焚香十八萬八千餘斤。而實半盜。事發論斬。穆宗卽位。查先年嘉靖中歲用黃蠟二十餘萬斤。白蠟十餘萬斤。香品數十萬斤。詔一切停止。三年。上命工部造朝殿掛燈及鰲山燈。尙書朱衡奏不可。上命罷鰲山。而補葺殿燈之壞者。復以科道嚴用和、孫夢豸等言罷之。四年。上諭戶部。召買白縣二萬五千斤。尙書劉體乾奏。湖州解額且至。宜停買。上趣急。給事中李已諫曰。臣聞物聚於所生。而赴於所用。京師非出縣之所。三月非用縣之時。求者苦其難。用者高其值。卽日筭商於市。而數終不能盈也。體乾復奏言。京師根本重地。不可使一夫不安。今市肆晝閉。衆口嗷嗷。非平世所宜有也。上

悟止之神宗卽位。詔免天下歲辦物料之半。其時礦稅紛紜。而採辦無聞焉。天啓中。上好造作。魏忠賢導上取庫積料。因而靡散者無算。崇禎中。未嘗取一物。而以軍興召買黑鉛硝黃。爲火器用。閭左多不支云。商稅○制有商稅。有船鈔。其所權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輪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差官。各有則例焉。國初洪武中。誥天下所在池湖河泊。從古迄今。辦集課程。各往往有一定不易之所。其小溝小澗。及灌漑池。若民間自養魚鮮池。業照地起科。而奸豪顧搜求擾民。奪採魚蝦器。蹙之民何以生。敕有司捕論。有司不理奏。梟令。而峻民舟行勒徑涉水面錢之禁。已令天下稅課司局。諸客商貨賄。俱三十而稅一。赴司局投稅訖。聽平價以賣。諸有稱官牙私牙厲商賈者。徙化外。而收免牙錢一分。其金銀鉛珠砂膽礬雄黃丹青綠毛纓碧甸子鍾乳粉棕毛水銀。俱起解本色。其餘鹽茶酒醋硝鉛黑錫石膏商稅窩課。俱折收金銀錢鈔輸京師。惟五穀農器書籍紙劄不稅。酒課不設務。不定額。如異時。已榜諭各稅課司局巡攔所辦。令計額課逐日旬辦。貯司局官按季攢收。而官攢侵欺致巡攔賠納者罪。又敕戶部言。曩奸臣聚斂。稅天下物貨及織末之物。朕甚恥之。自今凡軍民嫁娶喪祭伏臘追送儀物。及自織作染練布帛。及買已稅之物。若造作舟車。若細民挑擔蔬菜魚肉果實。非輿販者。毋得稅。永樂中。敕如章。而以巡按御史兼核其事。使毋得濫稅。宣德中。令南京至北京。沿上新河。歷徐淮抵河西務。於商所輳集立鈔關。遣御史及本部官收船料鈔。其隱匿及倚勢不納鈔者。船沒入官。惟運載食米薪芻及輸官物者免科。其時布政使孫原貞言。商稅雖國課所資。而黷冒不可以無禁。都邑湊

集如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豈足過哉。惟巡攔徇私縱放者有之。容情納鈔者有之。其峻勒卸車發篋搜檢因而失所者又多。有之。而高估物價規多稅入。此其害匪細。至盧溝橋復然。大明門又然。是一貨而數徵之也。但敕諸商賈。但於所在抽稅。其經由地方不得攔阻。止於大明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便上從之。正統中。令天下湖池壅塞無從採捕。累民包納者。所在官申憲司踏勘分豁。已令府州縣諸稅課司局所收課鈔不及三萬貫者。革罷。令所在有司帶辦。諸河泊所課鈔不及萬貫。油鱉黃白麻不及三千斤。翎毛不及十萬束者。俱革罷。其額課並附近河泊所管辦。無河泊所。令府州縣帶辦。而監收船鈔御史皆撤回。獨於臨清淮安設主事董之。景泰中。湖廣金沙州江西九江直隸蘇松及杭州各設部官算舟船。而鈔關之法無遺算。而天下府州縣承沿異時稱茶課山稅池塘等稅。卽其地其山或植或種或墾或蕪。並均之里甲。曰課程。而門攤則沿市門均攤之。而府州縣設巡攔所。巡不在是。已令大興宛平二縣設和遠等店立場房。每房僉殷實大戶二名或四名看守之。以集商賈。而設巡視場房御史。成化初。令京城九門并都稅宣課司及各處商課俱錢鈔中半兼收。每鈔二貫折錢四文。六年減二文。已敕九門監收錢鈔內臣及各抽分廠不許將不該抽分物貨違例抽分。雖稅民兼承前代之猥。而德意獨深矣。弘治中。御史陳瑤言。宣課以培剋爲能。有傷國體。上曰。御史言是。今後止稅貨勿得阻遏車輻搜檢行李。其時諸王府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戶尙書周經言於事大不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已令商賈於所在收三分。崇文門收七分。而諸處未稅者赴崇文門納稅。商賈便之。正德中。革眞定抽印木植內官。先是眞定設稅課

司印烙山西由滹沱木植而內臣漸稅及柴炭魚菜民不堪御史宋堪以爲言遂罷其時太監馬俊分稅湖廣貪婪恣橫及挾敕詐取官物御史許廷光等論劾遂逮鞠已敕各鈔關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始命所折銀兩皆進內承運庫以爲常嘉靖元年南京都御史王懋中言乞撤龍江瓦屑等關內官八人敕守備官司其事上敕管權主事計一歲所用量舟楫納稅貯帑支給遂撤內官已太監李能言山海諸關往來商旅宜徵稅部議不可以爲設關本以詰奸不徵稅不宜違制妄開利門上從能言命鎮巡委官抽取而兵侍郎鄭岳復極諫上以爲修邊計不從又於鳳陽正陽門設鈔關旋罷是時戶郎中曾璵著論言邦畿四方之極億兆攸止而車徒往來停車弛擔無大小畢稅而後行堂堂大都下索小利傷大體且其司稅者則中人御史主事爲每日進納各監收實不得一與稅多納少所益幾何宜悉罷令閹人祇關防出入便而戶尙書梁材條議以爲各鈔關出納官銀或稱收之初不盡入官或藏貯處私取肥己或傾煎時隱匿或數解時那換必互稽察而後奸弊可除也宜行巡按御史於府州縣選委廉能佐貳官日赴廠爲之貳立號簿二立收料文票於所在官司編號用印鈐記收掌一扇委官收其權鈔以船量丈尺闊狹定納料分兩輕重自五尺以上至丈二尺乃權以成尺爲度權鈔訖門收票付商照收票登簿將料銀封寄完固送所在府州縣庫收積至千兩季終差官類解委官季代部主事三歲代於差滿前題請更替至接管交代訖乃聽行上俞次第行如奏其後太監鄧文鎮浙江乞於商販內量收腳價充獻新器且費戶部議執不可以爲商販利薄若欲另抽腳價是額外徵也恣小人漁獵之計爲窮民苦事

不行。二十五年，戶尙書王杲以國計乏，請收復山場湖陂河道諸稅，以濟邊餉。上從之。於是天下大騷動。二十九年，詔復山海各關及眞定稅課。隆慶中，命各關兼收本折，以甦商困。而給事中鄭大經言：「各關商稅歲入不貲，而獨柄於一主事，利權所在，易以不肖之心乘之。乞選清望及有才者以往，而以府官同主其事，庶有稽察。」上不從。及神宗時，各稅課司都稅司皆復，加以內使四出，百弊滋生。商民大困。於是巡撫湖廣都御史趙可懷上言：「國家立稅，開廠於貨集之地，論物抽分，不至太甚，猶之可也。奈何一水路也，入關有稅矣，纔行數十里，甚至數里，但遇市口，卽豎旗建廠，又名曰攔江。曰上船，曰起貨，而陸路之稅大略如之。至州縣之中，無一村不稅，肩背之販，無一物不稅。繩樞甕牖，無一間不稅。官生舉監之行李，無一人不稅。其委官有自各省投者，有自本地投者，或納百金，或百數十金，因貲給劄，有千百戶有指揮，至有守備者，朝之亡命賤流，暮卽蓋黃拖紫，原是罪譴官吏，倏忽乘軒鳴騶。又各有司房參，隨有巡攔牙行等役，或持籌，或告密，或張網羅，或布牙爪，一或少抗，先送委官，沒其半貲，再抗，卽解稅使，沒其全貲。至稅使前，鮮有不至死者。而羣奸猶未厭也。又設廠鑄錢，盤庫取羨，又欲伐山賣木，開倉糶糧，又欲抽船料，盡捲地方之所有而歸之掌握，與礦使相爲羽翼，搜掘無所不至。有司睥睨不敢救。男子幸脫，而縛其婦女，或裸體鞭笞，或輪奸備辱。至於死亡，或將孕婦夾打墮胎。母子並死，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於河。乞皇上念茲情弊，將一切內使，慨然罷之，無疆福也。疏寢不下。及光宗卽位，詔盡罷之。撤內使，無人在外者。天下頌聖明焉。止留鈔關七處如祖制。曰河西務、臨清、九江、潯墅，皆差北戶部司官。曰淮安、揚州、杭州，皆差南戶部司

官至明末不變其法。其船鈔商稅則有定額。河西務鈔一百一十九萬餘貫。船鋪牙行稅銀四千兩。商稅正餘銀四千兩有奇。條船二稅銀一萬四千九百兩有奇。臨清鈔一千二百六十萬餘貫。錢二千五百二十萬餘文。銀八萬三千八百兩有奇。潞野鈔五百八十六萬餘貫。錢一千一百七十三萬文有奇。銀三萬九千九百兩有奇。九江鈔二百九十三萬餘貫。錢六百八十九萬餘文。銀一萬五千餘兩。杭州鈔一百九十萬餘貫。錢三百八十一萬餘文。銀三萬六千八百餘兩。淮安鈔三百萬餘貫。錢六百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揚州鈔一百六十九萬餘貫。錢三百三十八萬餘文。銀二萬二千九百餘兩。而各省稅課亦有定額。順天等八府及京城九門崇文門宣課分司並通州鹽牙稅共鈔一百二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三貫有奇。共錢二千四百一十九萬八千三百一十文。共銀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兩有奇。南直隸府州及瓜埠江東巡司五城房號龍江石灰大勝三關共鈔二千二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五貫有奇。錢五十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浙江鈔三百萬五千二百三十九貫有奇。江西鈔銀二千二百九十五兩有奇。湖廣鈔五十五萬七千九百一十四貫有奇。山東鈔折銀八千八百六十一兩有奇。河南鈔二百三萬四千一百二貫有奇。福建鈔二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六錠五貫有奇。陝西鈔一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六貫有奇。銀麥稱是。山西鈔四十四萬七千六百四貫有奇。廣東商稅鐵課抽盤諸鈔折銀四萬三千餘兩。廣西鈔八萬七百九十三貫有奇。四川鈔五十四萬四千七百一十八貫有奇。雲南銀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四兩有奇。小麥稱是。海肥五千七百六十九索。貴州鈔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六十三貫有奇。

工料○工部四司皆有經費。每三歲奏請科道官各一員。同堂官稽核。開註一切收支完欠。而郎中等官及吏役遇陞遷及役滿。皆稽核明白。始離任。及起送在外。則各巡按御史嚴侵盜抵換買捏批單諸弊。竇儻有前弊。則提審根治之。而官有那借稽遲者。參究之。四司歲額銀共五十萬兩。營繕司一十六萬。北直隸銀一萬四千八十四兩有奇。南直隸銀六萬四千九百四十八兩有奇。浙江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江西銀一萬三百七十六兩有奇。湖廣銀九千三百三十八兩有奇。福建、山東、廣東皆如之。山西、陝西皆銀四千一百五十兩有奇。河南八千二百兩有奇。四川銀六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而其支用。則修理經廠、造宮殿、竹簾、煖簾、細車。年例月例、家火、苦蓋、禁苑松竹、抹地、扒草紙、太廟等廟及各壇石灰、虞衡司銀八萬兩。如營繕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兵仗局軍器火器、水和炭、酒醋、麪局造辦寶鈔紙、尙寶司寶色、光祿寺器皿、都水司銀一十四萬兩。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作房、龍牀等。成造書畫櫃匣、筆料、龍牀頂架、內官監淨車、御馬監晾馬索。司設監一切上用帷帳、轎乘毯氈、席簾蓋袱、尙冠監冠頂、織染局造袍料、鍼工局造內使衣服鋪蓋。司苑局採蓮船、供用庫板箱、內庫羅段綾絹、尙寶司寶縑牌縑、光祿寺酒袋。及歷包馬槽象被之類。宮人內使棺器、屯田司銀一十二萬。亦如營繕司派數而殺之。其支用。則御用監物料、御馬監木柴、銀作局炭、織染局柴炭、惜薪司柴炭、荊條、內使折柴。司苑局苦蓋菜蔬物料、巾帽局造內官巾帽靴料。而南京工部則各造進如北工部焉。

廚料○屬光祿寺。職司大內膳羞。凡米豆需民運。果品皆官解之。歲約銀二十四萬一千八百餘兩。而戶

部關支又三萬兩。嘉靖中用至三十六萬。後嚴加查刷。遂減十七萬。靡濫稍爲裁抑焉。穆宗未登極時。嘗食驢腸而甘之。及卽位。偶以語左右。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曰。若爾。則日殺之驢。吾不忍也。禁弗傳。當改元初。毅然裁節。改原額爲二十二萬。是年計光祿餘積銀三十萬。借戶部充邊賞。而後稍稍取爲內庭用。至萬歷中。屢傳進宮銀一百一十萬。而費則至二十六七萬。溢於原額矣。崇禎中。一切光祿不內供。而內有辦膳。日用不過昔十三四而已。而光祿銀積欠者多。餘亦有幾矣。合用白糧粳糯米六萬七千石。細粟米五萬七千五百石。小麥三萬六千石。他糧稱是。白黑糖十萬二千斤。蜂蜜四萬七千斤。他料稱是。果如蓮肉三萬四千斤。棗子十二萬五千四百斤。圓眼二萬六千四百斤。他果稱是。豬一萬八千九百口。他畜稱是。乾薑一十一萬八千四百斤。他蔬稱是。而宴享賜予皆取足焉。

凡工部顏料。皆徵於所產之地。歲不下二百萬斤。紙劄則解於各省。計歲額一百五十萬張。太醫院藥料亦取於各直省出產地。歲額二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斤。箇有奇。

市舶○按太祖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故立三市舶司。設提舉官。初設於太倉黃渡。尋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而峻其禁。初以太倉爲六國馬頭。旋以近京師。恐生他變。遂徙之寧波諸處。而以按察司主其事。旋改提舉。洪武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徵。以示懷柔之意。永樂初。改命內官理之。其時西洋刺泥諸國來朝。附載番貨。司事者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今遠夷慕義而來。不

宜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損大體耶。正統中。暹羅國船有風漂至廣東。市舶太監熊宣奏分其貨。上以其妄攬事權。罪之。嘉靖中有倭變。禮部請罷市舶。給事中夏言上言。倭禍雖起於市舶。今欲罷之。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而非市舶也。祖訓詳明。雖久絕日本。而三市舶不廢。蓋東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海夷有市舶。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若罷之。則利孔在下。奸豪外外交訐。而上無寧日矣。遂不罷。先是寧波市久罷。至是議復開。浙江巡撫劉幾言。寧波通海夷。沿海港口多而兵船少。最難防禦。此釁一開。則島夷嘯聚。其害孔甚。事遂寢。明之外夷百貨俱備。無勤兵於遠。如古葡萄汗血駒之取。則無之焉。

魚課○天下於陂堰津泊處。各設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至明季。存者一百一十五所。而革者於州縣帶管。以供歲辦。國初天下徵課三百一十七萬五千三百七十貫。明末課三百九十五萬三千五百七十貫。有奇。而折銀者半之。